

野蛮人柯南

CONAN

THE BARBARIAN

【美】罗伯特·E·霍华德 著

邢雁飞 译

I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美】罗伯特·E·霍华德 著
邢雁飞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蛮人柯南. 1 / (美) 霍华德著; 邢雁飞译.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7-5506-0614-2

I. ①野… II. ①霍… ②邢…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19629号

书 名 野蛮人柯南 I

著 者 (美) 霍华德

译 者 邢雁飞

选题策划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李相东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李村 邮编: 102600

开 本 70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614-2

定 价 29.8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10-83670220)

本文的意图并非推翻既定历史，以此推动任何一种理论，它仅为一系列小说故事提供一个虚构的背景。几年前我开始写柯南，构想出了他那个时代的“历史”和那个时代的种族，以此赋予这个人物和他的传奇更多的真实性。在创作这些故事时，我发现坚持“事实”和“历史”更容易想象（因此去描绘）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而不仅仅把他当做一个角色。在创作这个人物并构思他在那个时代各国家的历险记时，我从未违反“事实”，也没有违背以下所设的“历史”精神，而是一直遵循这个历史线路，正如真正的历史小说家遵循真实历史路线一样。在我所写的这一系列故事中，我一直遵循“历史”。

对于那美地亚编年史家称之为前巨变的那个时代，我们只了解其后期的情形，此外知之甚少，即便后期那段历史也笼罩在传说的迷雾中。已知的历史开始于前巨变文明的衰落期，主要有卡梅利亚(Kamelia)、瓦留西亚(Valusia)、沃茹利亚(Verulia)、格兰多(Grondar)、图尔(Thule)和科莫瑞尔(Commorra)等王国主宰。这些人操着相似的语言，有着共同的起源。那时候还有其他已经开化的王国，但那些王国的居民是截然不同的、更为古老的种族。

皮克特人(Picts)居住在深入西海的群岛上；亚特兰蒂斯人(Atlanteans)居住在位于皮克特岛和图瑞安大陆之间一块较小的大陆上；勒姆瑞安人(Lemurians)居住在东半球一系列群岛上。在那个时代，他们都是野蛮人。

那时，大片地区尚未开垦。已开化的王国虽然面积大，但仅占据了整个星球相对很少的一部分。图瑞安大陆最西部的王国是瓦留西亚，最东部的是格兰多。格兰多东部是绵延无边、广阔荒芜的沙漠，那儿的人民比起邻国来说，远没有那么高的文明程度。在沙漠地带较好的地方，在丛林中，在群山里，零零散散地分布着原始野人的氏族和部落。遥远的南方有一个神秘的文明王国，与图瑞安文明互不相干，

而且那是个前人类的王国。遥远的大陆东海岸住着另一个人类种族，他们很神秘，而且是非图瑞安人，时常与勒姆瑞安人交流联系。他们发源于勒姆瑞安群岛东部某个阴暗的无名岛。

图瑞安文明逐渐瓦解，其军队很大一部分是由野蛮人组成的雇佣军。皮克特人、亚特兰蒂斯人和勒姆瑞安人担任将军、政治家，甚至是国王。大地上四处都能听到有关王国间的战争、瓦留西亚和科莫瑞尔之战、以及亚特兰蒂斯人得以在大陆建立王国的征服传说，传说的数量比历史上真实的战争要多得多。

后来，大灾难震撼了世界。亚特兰蒂斯和勒姆瑞安沉没了，皮克特群岛被抬高形成了新大陆的山峰。部分图瑞安大陆消失在海浪里，有的则下沉形成大的内陆湖和内海。喷发的火山、可怕的地震，摧毁了帝国光辉灿烂的城市，一个个国家消失了。

野蛮人比开化的种族幸运一些。皮克特群岛的居民被灭绝，但他们的大殖民地（即为了抵挡侵略而建立在瓦留西亚南部边境群山中的缓冲地带）却毫发未损。亚特兰蒂斯大陆王国同样幸免于难，因而成千上万的同族人乘船从沉没地来到这里避难。不少勒姆瑞安人逃到了受损相对较轻的图瑞安大陆东部海岸。他们被那儿的远古种族所奴役，从此，他们开始了一段长达几千年被奴役的屈辱史。

在大陆西部，由于发生巨变，产生了很多奇异的动植物。浓密的丛林覆盖了平原，河流冲开道路汇入大海，雄伟的群山拔地而起，湖泊掩盖了古城的断壁残垣，使之成为肥沃的河谷。从下陷区到大陆上的亚特兰蒂斯王国，到处都涌聚着野兽和野人——猿人和猿。尽管不得不为生存而经常开战，但他们还是保留了早期高度野蛮主义王国的遗址。由于被剥夺了金属和矿藏的所有权，他们成了石场工人，就像远古的祖先一样。当他们这种奋斗挣扎的精神与强有力的皮克特王国相遇时，就发展出了真正的艺术水准。皮克特人重新回到了钻木取火的时代，不过在人口和作战方面却发展得更为迅速。他们丝毫没有亚特兰蒂斯人的艺术细胞，他们是更为凶悍、更为实际、更为多产的种族。他们不像敌人一样在象牙上绘制、雕刻图案，却留下了大量有效的燧石武器。

这些石器时代的王国冲突不断，一系列血腥的战争使得人口最多的亚特兰蒂斯人退回到野蛮时代，皮克特人的进化进程也被迫中断。巨变之后过了五百年，原始王国消失了。现在是由野蛮人构成的国家——皮克特，他们与亚特兰蒂斯的野蛮部落不断开战。前者拥有数量上和团结一致的优势，而后者则是一些松散的族群。这就是当时西部的情况。

在遥远的东方，拔地而起的高山与连绵的湖泊隔断了人们与外界的联系。在那儿，勒姆瑞安人在远古统治者的管制下像奴隶一样劳作。遥远的南方依然是个谜。由于未受巨变的破坏，南方仍然是前人类的状态。在图瑞安大陆，一个非瓦卢西亚国家的种族幸存下来，他们居住在东南部低山中，是一支已开化的种族，名叫哲美瑞族（Zhemri）。世界各地都散居着类猿人的野蛮种族，他们对伟大文明的起起落落全然不知。不过，有一个民族正在遥远的北方悄然成形。

巨变时期，一群类似穴居人的野蛮人逃到北方以躲避灾难。他们发现，在这冰雪覆盖的地方只居住着一个物种，那就是凶残的雪猿。雪猿是一种巨型动物，毛发浓厚，它们是当地的土著，早已适应了那种气候。于是，他们攻击雪猿，把雪猿赶到北极圈以北，任其自生自灭。然而，后者适应了新的艰难环境，并且出乎意料地开始在那儿繁衍生息。

皮克特-亚特兰蒂斯之战把一个潜在的新文明扼杀在摇篮里。在那之后，另一场破坏程度较轻的灾难再度改变了原始大陆的面貌，使原来的湖泊连接成了一个广阔的内海，进一步把东方和西方分离开来。伴随而来的地震、洪水以及火山爆发加剧了原始人的消亡。之后，部落战争开始了。

此次灾难过后一千年里，西方世界是一个丛林密布、湖泊成群、河流汹涌的荒凉国度。在西北部树木覆盖的山林中，生活着游牧不定的猿人，他们没有人类语言，也没有使用火或其他工具的知识。他们是亚特兰蒂斯人的后代，现在又退回到了狂风呼啸的混乱丛林中。很多年以前，他们的祖先就在此地艰难地爬行，不能直立行走。西南方向零零散散地分布着退化的野人族群，他们居住在洞穴里，只能说一些简单、原始的语言。然而，他们仍然保留着皮克特人的名号，不过这个名字作为一个称呼，仅仅是为了表明他们是人类，以此来区分他们为生存和食物而对抗的真正兽类。这个称号是他们与前一阶段仅有的联系了。无论是肮脏的皮克特人还是类猿人亚特兰蒂斯人，都与其他部落或民族没有任何联系了。

在东方的遥远土地上，勒姆瑞安人经受了长年累月的残酷奴役，逐渐野蛮凶狠起来，最终发展到几乎可以称为兽性的程度，他们的力量不断壮大并推翻了压迫他们的主人。他们是野蛮人，却昂首阔步走在一个异族文明的残迹上。那个文明的幸存者惧怕这群满腔愤怒的奴隶，纷纷逃往西方。这些野蛮人袭击并推翻了南方那个神秘的前人类王国，通过与这个前人类文明的接触，他们改变、并最终代替了自己原有的文化。新的王国取名为斯迪吉亚（Stygia）。作为一个完整的种族被消灭后，

旧有民族的一部分人幸存下来，反而倍受崇拜。

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小群野蛮人正显示出向前发展的趋势；这些迹象是零散的、没有规律的。在北方，有个部落正在兴起。这些人叫做西伯莱人（Hyborians/Hybori）。他们信仰的神是波瑞（Bori）——伟大的领袖。在巨变时期，当国王率队进入北方时，久远传说中的波瑞神在人们的脑海中已经很模糊了，部落人民对波瑞神仅存的记忆就是那些夸张的民间故事。

西伯莱人遍布北方，现在开始轻松悠闲地向南方开进。目前，他们尚未与其他种族产生任何联系，其征战都是自己种族的内战。在北方生活了一千五百年之后，他们成了身材高大的种族，有着黄褐色头发和灰色眼睛，精力旺盛而好战，并且早已显示出明显的艺术才能与诗情。他们大部分仍然靠狩猎为生，但南方部落饲养牛已有几个世纪之久了。他们中的一个种族与众不同，至今仍完全与其他种族隔离。一个游荡者去过遥远的北方，并带回来消息说，那块被认为荒无人烟的冰地有大片类人猿的人类部落。他发誓说，这些人的祖先正是被西伯莱人祖先从宜居土地上驱逐出去的兽类。这个游荡者极力主张派遣大部队越过北极圈根除这些兽类。他发誓说，这些畜生正进化成真正的人类。然而，他被大家当成笑料，仅有一小队具有冒险精神的年轻战士跟随他去了北方，但再也没有回来。

而西伯莱人部落却向南方迁移，随着人口的增长，这种移动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随后便是游荡与征服的岁月。在整个世界历史的演变过程中，部落与部落迁移处在不断变化中。

看看五百年后的世界吧。黄褐色头发的西伯莱人已经转移到南部和西部，征服并摧毁了众多小规模的小无名部落。由于融入了被征服种族的生活，前期漂流者的后代已开始显现出变化的种族特征。这些混合的种族又遭到新来的、血统更纯正的迁移者的袭击，如同扫帚不偏不倚地扫清一切废墟，他们遭到大肆扫荡。周而复始，在混乱的种族废墟与种族末代人中，他们变得更为混杂。

然而，征服者完全割断了与先前种族的联系。至于东南方的哲米瑞人后代，他们与无名部落逐渐融合，在种族融合带来的全新生机和活力下，他们尝试着重振自己没落的古老文明。西方的类人猿亚特兰蒂斯人开始了漫长的演变过程，他们已经经历了一个轮回，早已忘记了之前作为人的时代，并且对先前的生存状态一无所知。因此，他们的进化无法借助人记忆的帮助，也不会受到人类记忆的阻碍。在他们的南方，皮克特人仍然停滞于野蛮人的状态，这显然违背了自然规律（要么进化要

辛格拉（Zingara）王国形成了。

五百年之后，世界上王国鼎立的格局已经确定：西伯莱的众多王国统治了西方世界。这些王国包括阿奎罗尼亚（Aquilonia）、尼米迪亚（Nemadia）、布莱都尼亚（Brythunia）、西伯利尔、科斯、俄斐（Ophir）、阿格斯（Argos）、柯林斯（Corinthia），以及伯德王国（BorderKingdom）。这些王国的东部是扎莫拉，西南部是辛格拉，这两个王国的人民在肤色上很相似，较黑，习惯也与其他王国不同，除此之外，两国人民丝毫没有共同点。斯迪吉亚位于这些王国的南部，未受外族侵略，但闪米特人自己将斯迪吉亚的枷锁换成了较为温和的科斯统治。土灰色的奴役者被驱逐到冥河（Styx）和尼罗河（从幽暗的腹地由南至北，几乎成直角急转而下，朝正西方向穿过闪米田园般的草原汇入大海）之南。在阿奎罗尼亚以北是北方极地的西伯莱王国，其人民是西米里人（Cimmerian）。他们是一群凶残的野蛮人，未被入侵者驯服，但由于与入侵者交流接触而迅速发展。他们是亚特兰蒂斯人的后代，现在比宿敌皮克特人更稳定地进步着，而这时的皮克特人正生活在阿奎罗尼亚西部的荒原中。

又过了五百年，西伯莱民族的文明逐渐强大起来。他们的文明无比强大，以至于凡是它接触的部落都会摆脱野蛮的泥沼。该文明中最为强大的是阿奎罗尼亚王国，不过其他的王国在武力与种族融合方面也不甘落后。刚德兰（Gunderland）是阿奎罗尼亚北部的一个省份，这里的刚德人（Gundermen）是最接近西伯莱远古起源的部族。种族融合并没有削弱种族的力量，即便荒原里的野人正在壮大，他们在西方仍然所向披靡、无坚不摧。

在北方，北极野蛮人的后代演变成了金发蓝眼的野人，他们把残余的西伯莱部落从雪国驱逐了出去。然而，古老的西伯利尔王国坚强不屈，他们顽强地抵抗住了野人的进攻。这些野人的王国取名为诺德海姆（Nordheim），包括两个分支：瓦纳海姆（Vanaheim）红发的瓦尼人（Vanir）和埃斯格得（Asgard）黄发的埃斯人（Aesir）。

如今，勒姆瑞安人变成了赫卡尼亚人（Hyrkanian），并再次登上历史舞台。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他们一直稳定地西进。现在，位于内陆海维拉也海（Vilayet）最南端的一支部落在西南海岸建立了图然王国（Turan）。从内陆海到王国的东部边界之间是连绵广袤的干草原，极北和极南区则是沙漠。在这片领土上散居着非赫卡尼亚人，以放牧为生。极北地区的部落尚未归类定义，极南地区则一直由土著闪米特人占据，他们的体内从游牧的征服者那里留下了稀少的西伯莱血脉。到了这个时期的后半阶段，其他赫卡尼亚氏族也开始西进，围绕着内陆海的最北边缘，他们与

西伯利尔东部的边远村落兵戎相见。

我们来简单地看看那个时期的民族。西伯莱人数最多的种族已不再是清一色的黄褐色头发和灰色眼睛，他们已与其他种族融合。科斯民族中有一支特别强悍的部族，有着闪米特人甚至是斯迪吉亚人的特征。同样，阿格斯也有一支较强的部族，与闪米特人不断融合，不过与之融合最多最广的还要算辛格拉人。东部的布莱都尼亚人与深肤色的扎莫拉人相互通婚，南方的阿奎罗尼亚人与棕色肤色的辛格拉人融合，最终，最南部省份蒲坦（Poitain）的人多数都是黑发褐眼的样子了。与这些相比，古王国西伯利尔似乎有些疏远，但它的血液里也有很多外族的因素，主要是通过俘虏外国女人（赫卡尼亚、埃斯、以及扎莫拉）实现的。刚德兰省是唯一没有奴隶的地方，因此，这个省的人民有着纯正的西伯莱血统。相比之下，野蛮人的血统保持得很好。西米里人有着深色头发和蓝色或灰色眼睛，身材高大，强壮有力；诺德海姆人与西米里人身材相仿，但肤色白皙，眼睛是蓝色的，头发呈金黄色或是红色。皮克特人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原来的样子：身材矮小，皮肤黝黑，有着黑色的眼睛和头发；赫卡尼亚人肤色深暗，多数人都高大修长，不过，矮胖、斜眼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他们与一个奇怪种族融合的结果。那个种族是当地土著，虽然身材矮小，但是智力发达，他们本来生活在维拉也海东部的群山中，在皮克特人西进中被征服。闪米特人总体上身材中等，但因为与斯迪吉亚人融合，有些人变得高大、粗犷和强健，有着鹰钩鼻、深色眼睛和蓝黑色头发。斯迪吉亚人身材高大，体型匀称，皮肤暗黑，挺拔笔直——看上去就像是统治阶层。下层民众包括被蹂躏、杂交的群氓，以及黑人、斯迪吉亚人、闪米特人甚至西伯莱的混血。斯迪吉亚以南是由亚马逊人（Amazons）、库什人（Kushites）和阿特兰人（Atlaian）组成的广阔黑色王国，以及泽姆巴布韦（Zembabwe）的混合帝国。

阿奎罗尼亚与皮克特荒原之间是柏森地区，那儿居住着一个土著种族的后代，他们是在西伯莱游荡的早期时代被西伯莱的一支部落所征服的。这个混合的民族从未有过血统纯正的西伯莱人那样的文明，他们被西伯莱人驱逐到文明世界的边缘地区。柏森人身材和肤色中等，眼睛是黄褐色或灰色，中等头型。他们主要以务农为生，住在高墙村庄中，属于阿奎罗尼亚王国的一部分。他们从北部的伯德王国到西南的辛格拉行军，构成了阿奎罗尼亚对抗西米里和皮克特人的堡垒。他们是顽强的防御战士，与北方及西方种族几百年的征战已把他们打造成了一支无法直接攻破的防御队伍。

五百年之后，西伯莱文明土崩瓦解。它衰败的原因很特殊，不是毁于内部堕落，而是由于野蛮民族和赫卡尼亚的崛起。正在西伯莱文明处于鼎盛时期的时候，西伯莱民族被推翻了。

尽管不是直接被阿奎罗尼亚种族推翻，但阿奎罗尼亚种族依然是罪魁祸首。阿奎罗尼亚国王想要扩展疆域，因此便对邻国征战。辛格拉、阿格斯、俄斐被完全霸占，闪米的西部城市也没能幸免，而这些城市刚刚才与其东部的血脉兄弟联手摆脱了科斯的统治。科斯、柯林斯以及其他东部的闪米特部落，被迫向阿奎罗尼亚进贡并在战争中提供援助。阿奎罗尼亚与西伯利尔是世仇，因此西伯利尔开始发动大军迎战这个西方敌国的军队，一场大规模的野蛮战争在伯德王国的平原上开始了。在这场战争中，北方部队被完全打败，撤退到冰雪覆盖的要塞里，而胜利者阿奎罗尼亚没有继续追击。几个世纪以来成功抵挡了西方王国进攻的尼米迪亚拉拢布莱都尼亚、扎莫拉组成有望摧毁正在崛起的帝国的同盟，并把科斯也秘密地拉进同盟来。但他们的军队还没来得及加入战争，东方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敌人：赫卡尼亚人初次闯入了西方世界。图然的骑士们从维拉也海东部区域的历险中壮大了势力，横扫扎莫拉，摧毁了东部的柯林斯，在布莱都尼亚平原上遇到了阿奎罗尼亚人，被后者击溃，在驱赶中飞也似的逃往东部地区。同盟的中坚被摧毁，尼米迪亚在后来的战场中只能处于防御一方，时不时地得到布莱都尼亚与西伯利尔的援助，而且，如往常一样，有科斯的秘密支援。此次赫卡尼亚的溃败向各国显示了这个西方王国的真正实力，它威风的军队由于雇佣军而更为壮大，这些雇佣军很多是从外族的辛格拉、野蛮的皮克特以及闪米特人雇佣而来的。扎莫拉在经历了赫卡尼亚后，再次被征服。但人们发现，他们只不过是送走了一个东方统治者而迎来了一个西方统治者而已。阿奎罗尼亚士兵驻扎在那里，不仅是保卫被破坏了的国家，也保持那里的人民屈服于统治中。赫卡尼亚不服输，又在扎莫拉边境以及闪米特地域发动了三次袭击。图然的铁甲骑士绕过内陆海的最南部冲出东方，虽然军队力量不断壮大，但还是败给了阿奎罗尼亚。

但正是在这混战中的西方，有一支力量正在壮大，它注定要将阿奎罗尼亚从高高在上的地位推翻。在北方的西米里边境，黑发战士和诺德海姆之间口角不断。埃斯人，在与瓦尼人的战争中袭击西伯利尔并将边界逐步后移，城市一个接一个地遭到破坏。西米里人也不偏不倚地对抗皮克特人和柏森人，有几次突袭到阿奎罗尼亚，但他们的战争与其说是侵略，不如说是纯粹的抢劫。

类献祭、血仇、活活烧死俘虏等。他详细地对葛姆高谈阔论，因为他发现后者是一位饶有兴趣的听众，虽然并不做出什么反应。就让我们的想象力重构一下当时的场面吧：黑发的首领披着老虎皮、带着人牙项链，蹲在板条小屋肮脏的地面上，专心致志地倾听着牧师的雄辩；牧师大概坐在精雕细刻、铺有兽皮的红木木板上，而木板正是出于对阿鲁斯的尊敬所铺的。阿鲁斯身着尼米迪亚牧师常穿的丝质长袍，滔滔不绝地阐释米特拉神的真理——永恒的权利和公正，并不时用纤细白嫩的双手比划着。他坚定而充满厌恶地指向装饰小屋墙壁的一排头颅，敦促葛姆宽恕他的敌人，而不是把他们惨白的身体残余物作此用处。阿鲁斯是一个具有内在艺术性的高端种族，被几百年的文明所熏陶、完善；与之相比，葛姆身后的历史是长达十几万年惊人野蛮的历史——匍匐的脚步似老虎的肉垫，黑指甲的手宛如大猩猩的利爪，眼中燃烧着豹子般的火焰。

阿鲁斯是个务实的人。他激起了野蛮人对于物质利益的向往，他指出西伯莱王国的力量和宏伟，把这作为米特拉神力量的例子，明确指出是神的教导和安排把这些王国提升到了如此高的地位。他谈到城市、肥沃的平原、大理石墙、钢铁战车、装满珠宝的高塔，以及穿着闪闪发亮战甲的骑士奔赴战场等等。于是，葛姆，凭着野蛮人准确无误的直觉，下令敬神、听从神的教导，并将注意力集中到阿鲁斯所描述的物质力量上。也就是在那里，在那个泥土地面的板条小屋里，身着丝质长袍的牧师坐在红木木板上，深色皮肤的首领身着虎皮蹲坐着，帝国的根基就这么奠定起来了。

正如刚才所说，阿鲁斯是个务实的人。他住在皮克特人之中，发现一个智慧的人对人类能够做出很大的贡献，即使这个人类披着虎皮、戴着人牙项链。和所有的米特拉神牧师一样，他掌握了很多知识。他发现，皮克特山上有丰富的铁矿石，他教会当地人开采、熔炼并将其制作成工具——也就是他天真地认为的农业工具。他还开展了其他改革，不过最主要的贡献就是：他在葛姆的头脑中灌输了目睹世界文明地域的渴望，教会了皮克特人如何利用铁矿，为皮克特人与文明世界的接触搭建了桥梁。在首领的要求下，阿鲁斯指导葛姆，并在向柏森行进的过程中指挥部分士兵。老实巴交的村民们进入令人眼花缭乱的外部世界时无不惊奇地瞪大了眼睛。

阿鲁斯毫不怀疑他正在扭转乾坤，因为皮克特人聆听他的教诲，也没有用铜斧伤害他。他劝诫皮克特人宽恕敌人，放弃战争，走上正直劳作的道路。但是，皮克特人并没有严肃认真地倾听他的布道。据他所说，皮克特人缺乏艺术意识，本性促

使他们投身战争和杀戮。当牧师讲到文明国家时，他的深皮肤的听众会立刻聚精会神，但不是关注宗教的理想，而是阿鲁斯在描述富饶的城市和闪耀的土地时顺便提到的战利品。当他向皮克特人讲述米特拉神是如何庇佑一些国王战胜敌人时，他们很少关注于米特拉神所创造的奇迹，而是回味于他对战线、登上马背整装待发的骑士，以及长矛士兵和射手的技术策略的描述。在倾听布道时，他们的黑色眼睛热切激动，努力思考，但不加评论。他们用谄媚似的关注力听取他对铁矿和相似技术利用的阐释。

在他来之前，皮克特人从柏森和辛格拉那里偷来了钢制武器和盔甲，也从黄铜和青铜中锤击出自己原始粗糙的武器。如今，一个崭新的世界在他们面前展开了，大锤的叮当声响彻在整片土地上。通过这个新技艺，葛姆开始确立他对其他氏族的统治，其手段一部分是通过战争，一部分是通过策略和外交。而在外交方面，葛姆比其他任何野蛮人都要高超得多。

皮克特人在万全无误的指导下到达阿奎罗尼亚，长驱直入地进入该国。返回时了解了更多锻造盔甲和铸造刀剑的信息。另外，随他们进入阿奎罗尼亚的雇佣军——强健的柏森人对此有着难以言表的厌恶。阿奎罗尼亚国王玩味着一个想法，那就是让皮克特人攻打西米里人，这样就能消除这两个威胁。但皮克特人忙于南方和东方的战事，无暇顾及他们不甚了解的西方领土。不过，在西方土地上有越来越多的壮实士兵加入雇佣军。

这些士兵服役期满后，回到他们原来的荒原，对于文明的战术有了更好的理解和妙用，与此同时，在熟悉了文明后，他们也产生了对它的鄙视。山野上战鼓雷鸣，高地上升起了熊熊烽火，野蛮的铸剑人在上千个铁砧上锤炼钢铁。葛姆成了首领中的首领，这是皮克特几千年以来第一个最像国王的人。而这是通过密谋和劫掠实现的，密谋和劫掠太多、太曲折而无法一一列举。他等了很久，如今已过中年，但现在他向边疆行进，不是以贸易的方式，而是征战。

阿鲁斯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已经太晚了。他并没有触到异教徒的灵魂——他们的灵魂里潜伏着所有时代里最顽固的蛮性。他高谈阔论的劝诫在皮克特人的良知中没有激起丝毫的涟漪。葛姆现在不是披着虎皮，取而代之的是丝质盔甲，但骨子里他并没有改变——永远的野蛮人，不受理论或哲学动摇，他的直觉屡试不爽地集中于劫掠。

皮克特人在柏森边境上点燃战火，与敌人针锋相对。如今他们不是穿着虎皮大

亚人轻视柏森人，而后者对这些“统治者”的态度怀恨在心（阿奎罗尼亚人现在已经狂妄地自诩为“统治者”）。他们像对待被征服的臣民一样对待柏森人，对他们过度征税，招募他们服役以满足扩张疆域的需求，而柏森人从这种征战中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边疆地区留下的少数士兵远不足以守卫领土，当柏森人得知皮克特人在家乡发动暴乱时，整个柏森军团放弃了向尼米迪亚的进军，转向西部边界。在那儿，他们在一场大战中击溃了黑肤色的侵略者。

然而，这种反戈一击直接导致了阿奎罗尼亚被孤注一掷的尼米迪亚人击败。帝国统治者对此勃然大怒（他们向来一成不变地不容异己、目光短浅），柏森人也因此受到无情的打击。阿奎罗尼亚军队被秘密调到行军所在的边疆地区，并邀请柏森首领参加一次秘密会议，借着对付皮克特人远征的幌子，一群野蛮的闪米特士兵被派遣驻扎在丝毫未起疑心的村民当中。结果是，毫无戒备的首领被屠杀；闪米特人挥舞着火炬和剑器冲向他们惊讶的主人；全副武装的帝国主义者无情地残杀了单纯的村民。由北至南，逃兵被追赶蹂躏。之后，阿奎罗尼亚军队便从边疆返回，留下身后一片废墟和惨象。

后来，皮克特在那些边界地区发起全力侵略。这不仅仅是突袭，而是整个民族齐心协力的攻击。他们由曾在阿奎罗尼亚军队服役的众多首领们带头，由葛姆策划指挥。葛姆如今虽已垂老，但他的雄心壮志却从未消减。往日在他们的征途中遇到的村庄有高墙壁垒和强健的弓箭手保卫，因而牵制了突袭，直到帝国军队来援助获胜。而这次经过的村庄则没有这些优势，因此攻打比较容易。柏森人的残余势力被彻底扫除。在军团还没到西部之前，血腥疯狂的野蛮人蜂拥至阿奎罗尼亚，烧杀抢掠，而此时的军团正在与尼米迪亚人交战。辛格拉抓住机会，挣脱束缚和奴役，柯林斯、闪米特也纷纷效仿辛格拉。雇佣军及附庸的整个军团发动兵变，返回到自己的国家，一路烧杀抢掠。皮克特人一路向东，所向披靡，他们战胜了一支又一支军队。阿奎罗尼亚人发现，少了柏森射手他们根本无法抗击野蛮人可怕的火箭。帝国各地的军团都被召回以抵御突击，一群一群的军队从荒原中集中起来，其力量补充仿佛源源不断。在这场混乱中，西米里人从山上横扫而下，使这场摧毁达到了最高潮。他们劫掠城市、破坏乡村，然后满载战利品凯旋回到山上。皮克特人占领了他们蹂躏过的土地，而阿奎罗尼亚帝国则在战火和流血中衰败。

之后，赫卡尼亚人从沉闷的东方而来，其导火索是帝国军团从扎莫拉的撤退。扎莫拉的陷落如探囊取物，然后赫卡尼亚国王在该国最大的城市建立了都城。这场

侵略是内陆海海岸边上古老的赫卡尼亚王国——图然国发动的，但另一次更为野蛮的赫卡尼亚突击则来自北方。钢铁战甲武装起来的成群骑士活跃于内陆海最北端，穿越冰雪沙漠，进入干草原，驱赶土著人民，对抗西方的王国。这些新来的军队起初并不是图然国的同盟，而是与其征战的对手，就像对付西伯莱人一样。东部新来的勇士不断争吵、打斗，直到在一个伟大首领的领导下得以统一。这个首领来自东部海洋的海岸国家。由于没有阿奎罗尼亚军队的对抗，他们无往不胜。他们横扫并征服布莱都尼亚，摧毁了南方的西伯利尔和柯林斯。他们进入西米里山区，驱赶了黑发的野蛮人。但在群山中，骑兵并不如在平原上潇洒自如，因此西米里人能够反击他们。在一天的血战后，他们狼狈无序地撤退了，这样，赫卡尼亚军队免于全军覆没。

当这些事件发生时，闪米王国征服了他们远古的统治者——科斯，却在试图入侵斯迪吉亚时遭到挫败。他们尚未完全摧毁科斯就遭到赫卡尼亚人的袭击，很快被这些比自己更残酷的统治者所征服。与此同时，皮克特人已经完全征服并统治了阿奎罗尼亚，几乎完全消灭了那儿的居民。他们越过辛格拉边境，成千上万的辛格拉人为躲避屠杀而逃往阿格斯，使自己处于横扫西部的赫卡尼亚的保护下。赫卡尼亚人把辛格拉人安置在扎莫拉作为臣民。在他们逃亡之后，阿格斯被皮克特的战火和杀戮所包围。那些屠杀者还扫荡了俄斐，并与西进的赫卡尼亚人交战。后者征服闪米后，在尼鲁斯粉碎了一支斯迪吉亚军队，随后南下进攻远在亚马逊的黑色王国，并占领了这些国家。他们把亚马逊成千上万的人民带回做奴隶，把他们安置在闪米特人之中。倘若不是皮克特人对其西部征服进行猛烈的进攻，赫卡尼亚人可能会完成对斯迪吉亚的征服并将他们收入日益扩大的帝国中。

西伯莱人不能征服尼米迪亚，后者夹在东方骑兵与西方剑客之间腹背受敌，而这时，埃斯的一支部落从他们白雪皑皑的土地曲折而下，来到这个王国，加入雇佣军；事实证明，他们是非常勇猛的战士，不仅打败了赫卡尼亚人，还牵制了皮克特人东进的计划。

那个时候的世界呈现出这么一幅画面：一个幅员辽阔的皮克特帝国，粗鲁、无礼、野蛮，从北方的瓦纳海姆（Vanaheim）海岸一直延伸到辛格拉最南端海岸。它向东绵延，囊括了除最北端的刚德兰省之外的全部阿奎罗尼亚。刚德兰省在山岭中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在帝国陷落时存留了下来，至今仍然保持独立。皮克特帝国还包括阿格斯、俄斐、柯斯的西部地区，以及闪米的最西部。与这个野蛮人的帝国相

对立的是赫卡尼亚帝国，其北部边境是被破坏的西伯利尔防御线，往南是闪米之域的南部沙漠。扎莫拉、布莱都尼亚、伯德王国、柯林斯、科斯的大部分疆土，以及闪米之域最东部的领土都在帝国疆域之内。西米里边境完好无损，无论是皮克特人还是赫卡尼亚人都无法征服这些好战的野蛮人。尼米迪亚在埃斯雇佣军的统治下，挡住了所有的入侵。在北方，诺德海姆、西米里以及尼米迪亚在地域上分割了征服者的种族，但在南方，科斯成了皮克特和赫卡尼亚旷日持久之战的战场。东部的勇士们有时会把野蛮人从王国中全部驱逐出去，有时平原和城市又落在西部入侵者的手中。在遥远的南方，斯迪吉亚由于赫卡尼亚的侵略而摇摇欲坠，如今正遭受黑色王国的步步逼近。在遥远的北方，北欧民族蠢蠢欲动，与西米里人不断地征战，横扫了西伯利尔边境地区。

葛姆被尼米迪亚裔埃斯人的首领黑尔玛（Hjalmar）杀害。他年纪已经很大了，有一百岁左右。在七十五岁的时候，他第一次从阿鲁斯的嘴里听说了帝国的故事——在一个人生命中那是一段很长的时间，而在国家的历史中，那却只是一段短暂的时期——他把漂泊的众多野蛮氏族整合成一个帝国，并粉碎了一个文明。他出生于一个泥墙围成的、用板条做屋檐的小茅屋里，而到了老年，曾经贵为国王女儿如今却是赤身裸体的女奴为他呈上金盘牛肉，他则端坐在黄金宝座上，安然嚼着美味。征服与财富的积累并没有改变皮克特人，被毁文明的废墟上并没有像长生鸟那样萌发出新的文化。他们的双手震撼了被征服地区的艺术光辉，但却从未想过要学习、复制那种文明。对于皮克特人来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即使坐在摇摇欲坠的宫殿废墟上，即使强硬的身体裹着被消灭王国的绫罗绸缎，他们仍然没有改变野蛮的本性，凶狠、原始，只对赤裸裸的原始生活准则感兴趣，其直觉一如既往地准确，但这种直觉仅仅适用于战争和抢掠，在艺术和人类文明进步方面毫无用武之地。与之相反的是定居在尼米迪亚的埃斯人。他们强劲的异国文化强有力地改变了文明盟邦的生活，而他们仍然迅速吸收了同盟的很多生活方式。

在较短的一段时期内，皮克特和赫卡尼亚针对他们所征服的世界相互怒骂。冰河世纪开始，他们开始了北欧民族的大迁移。北方部落在冰雪地南移之前开始迁移，驱赶着其兄弟氏族。埃斯人粉碎了古老的西伯利尔王国，在其废墟上开始与赫卡尼亚人争斗。尼米迪亚已经成为一个北欧王国，受埃斯雇佣军后代的统治。西米里人被北欧日耳曼侵略的大潮推在前面做先锋，任何军队或城市都无法阻拦他们。他们涌向刚德兰王国，并彻底摧毁了它。他们穿过古老的阿奎罗尼亚，英勇无畏、势不

可挡，为向皮克特的进军开辟了道路。他们打败了北欧尼米迪亚人，并洗劫了尼米迪亚部分城市，但他们并没有停止不前。他们继续东进，并在布莱都尼亚边境击溃了一支赫卡尼亚军队。

在他们身后，埃斯和瓦尼军队涌向这片土地。皮克特帝国在他们的打击下开始动摇。尼米迪亚被推翻，半开化的北欧人冲向他们野蛮的氏族兄弟，废弃了尼米迪亚，留下了一片废墟和荒芜。这些迅猛的北欧人保留了上一个王国旧有的名字（也就是被叫做尼米迪亚人），他们进入到科斯古老的疆域，驱逐了皮克特人和赫卡尼亚人，并帮助闪米人挣脱了赫卡尼亚的枷锁。在整个西方世界，皮克特和赫卡尼亚在这个年轻的、更为迅猛的民族面前战战兢兢。埃斯的一支部队把东部骑兵驱逐出布莱都尼亚，并在那定居下来，而且沿用了那个名字。征服了西伯利尔的北欧人猛烈地袭击他们的东方敌人，以至于勒姆瑞安深肤色的后裔不得不退回到大草原。北欧人无往不胜，把他们逼退到维拉也海附近。

与此同时，西米里人曲曲折折地向南行进，摧毁了古老的赫卡尼亚王国——图然国，并在内陆海的西南海岸定居下来。东方征服者的势力被打破。在攻打诺德海姆和西米里之前，他们毁掉了所有的城市，屠杀了那些不适合长途跋涉的俘虏，之后便驱赶着成千上万的奴隶，绕过海洋的北部边缘，返回到神秘的东方，从此便从西方历史中消失了。直到几千年以后，他们以匈奴人、蒙古人、鞑靼人（Tatars）以及突厥人（Turks）的身份走出东方重新站在西方历史舞台上。与他们一同撤退的是成千上万的扎莫拉人和辛格拉人，他们共同定居，一直延伸到遥远的东方，形成了一个融合的民族，也就是若干年之后崛起的吉普赛人（Gypsie）。

同时，瓦尼人中一支颇具冒险精神的部落沿着皮克特海岸南下，蹂躏古老的辛格拉，然后来到斯迪吉亚，后者被残酷的贵族统治阶级压迫，在黑色王国的袭击中迁移南下。红发的瓦尼人带领奴隶发动了一次大暴动，推翻了统治阶级，并把自己归于征服者之列。他们征服了最北端的黑色王国，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南方帝国，取名为埃及。早期法老自诩是这些红发征服者的后代。

西方世界现在被北欧野蛮人主宰。皮克特仍然控制着阿奎罗尼亚和部分辛格拉，以及大陆西海岸。自北极圈到闪米之域，向东到维拉也海，除了定居在图然国的西米里人以外，唯一的居住者就是游荡的诺德海姆部落。除了斯迪吉亚和闪米之域有城市外，这片土地看不到其他任何城市，因为皮克特人、赫卡尼亚人、西米里人以及北欧人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浪潮早已将城市夷为平地。当主导的西伯利尔人从这片

土地上消失时，在其征服者身上几乎没有留下一丝他们的血脉。只有很少一部分土地、部落以及城市名称在野蛮人的语言中存留了下来，通过扭曲的传说和寓言而世代相传，直到整个西伯利尔时代历史完全消失在谜与幻想中。这样，吉普赛人的词汇中尚有辛格拉和扎莫拉，统治尼米迪亚的埃斯人被称为尼米迪亚人，他们之后在爱尔兰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还有定居在布莱都尼亚的北欧人，被称为布莱都尼亚人，或是布莱顿人（Brythons），或者是英国人（Britons）。

在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大一统的北欧帝国。各个部落一如既往地拥有自己的首领或是国王。他们之间经常爆发激烈的战争。至于他们的命运如何，无人知晓，因为地球再一次发生了剧烈激变，将现代人已熟悉的土地劈裂开来，所有的一切又陷入混乱。绵延的西部海岸下沉；瓦纳海姆和西方的埃斯格得荒无人烟；过去一百年以来一直是冰川覆盖的荒原，如今完全消失在海浪里。大海沿着西方西米里群山形成北海；这些群山变成了三个岛屿，也就是后来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皮克特荒原和柏森边界的地方被海浪所覆盖。在北方，波罗的海形成了，将埃斯格得切成三个半岛，也就是后来的挪威、瑞典和丹麦。在大南端，自东向西的尼鲁斯河形成了一条分割线，将斯迪吉亚大陆与世界其他地方分离。在阿格斯、科斯西部以及闪米之域西部养育了蓝色海洋的种族，也就是后来的地中海人。然而，当世界其他地方都下沉的时候，斯迪吉亚西部有一片广阔的疆域却从巨浪中上升，形成了非洲大陆的整个西半部。

大地的挤压变形在北方大陆的中心位置形成了一系列山脉。整个北欧部落被毁灭，而其他的种族则退回到东部。日渐干旱的内陆海地区并没有受到影响。在那儿的西海岸，北欧部落开始了宁静的生活，与西米里人过着或多或少可以算是和平相处的日子，并逐渐与之融合。在西方，皮克特幸存下来的人又一次被巨变打回到石器时代，成了野蛮人。他们种族有着不可思议的刚强，使得他们再一次占有土地，直到后来被西进的西米里人和北欧人推翻。这是在大陆分裂之后过了很久以后的事了，以至于只有微不足道的传说诉说着先前帝国的辉煌灿烂。

这次西进在现代历史中有记载，此处不再赘述。它起因于人口增长，内陆海西部的干草原上住满了人（内陆海后来在面积上缩小了很多，之后被称为里海）。人口如此之多，出于经济的考虑，他们不得不移民。于是，部落向南、向北、向西转移，进入到印度、小亚细亚（Asia Minor），以及欧洲中部和西部。

他们以雅利安人（Aryan）的身份进入这些国家。但在这些原始的雅利安人中